

五年，为一部电影³

游静

《好郁》的创作过程很古怪。我在九七年六月底写了一篇短篇小说，叫《从特种国家服务员转个体户至出口外销》，在明报上连载七天。故事的主角叫陈国产。同时我在艺术中心任教一个关于女性身体与录像制作的工作坊，其中一名学员是黄颂菁。同时我刚完成一部写香港人流徙各地的纪录长片，叫《另起炉灶之耳仔痛》，九七年六月三十日在艺术中心首映。放映后当晚我跟所有人一样涌到街上，又拍了一出三分钟如音乐录映带：《庆回归》。

然后我回到美国中部教书，在无可宣泄的情况下开始把小说改写成电影剧本，翌年获香港艺术发展局批准申请，把剧本制成电影。于是我收拾行李，计划回港。

九九年开始做前期。我离开了香港九年，离开前做过电影杂志编辑、编剧、影评之类的工作，回来时一个电影业内的人都不认识。辗转得到朋友一个搭一个的介绍下去，才逐渐有了制片、服装、灯光，这些从前或现在是业内的资深入士帮忙。后来又透过黄颂菁认识刚由纽约念书回来的黄知敏，于是有了美指。乞求居于旧金山但不惜两肋插刀的多年好友陈行一回港，于是有了摄影指导。行一念纪录片制作，平日拍的是黑白硬照。对于知敏与行一，《好郁》是他们的首部剧情长片。

同时在工作坊的另一学生 Joanne 带领下，某个周末我们徘徊于全港各大小女同志酒吧，物色演员。我其实只是负责看，大部份时候是 Joanne 开的口、派的名片（名片则是我前一晚影印出来的）。其中有一间，我一走进去，看到一块女孩子的脸及她穿的大花男装夏威夷衬衫，我跟 Joanne 说，只需要说服她。这是小黑。《好郁》也是菁与小黑第一次演戏。

虽然有写好的剧本，但对于我来说，没什么比每天花十多小时在计算机前工作的黄颂菁与当时正在街上兜售手提电话的小黑这两个真人更有趣。我们花了差不多半年时间彩排，透过与她们的接触，剧本的面貌大大改变了。有时我突然想到譬如说香港有地震这样的鬼主意，打电话给菁；原来已过半夜，当然她还在计算机前工作。她竟亦认为，这跟她的性情很吻合，她也曾有觉得世界太“郁”而她无法走下去的感觉。当然现在说来，已是多年前的事了，今天戏拍完，可能我们又都觉得，地面未免太稳定了。

演 Nicole 的 Colette 是资深的剧场及广告演员。她长期在英国生活，背景及经验都很适合角色。我九九年底开镜，很快把她们三人之间的戏拍完。戏未拍完行一便要回美国去。接手的甘文辉也跟我们很投缘。他念哲学出身，对身体、性别的课题很敏感。电影开拍前，漫画家一木替我们把整个剧本 storyboard 都画出来，再经过我跟两位摄影师商讨。我们三人对镜头运动都很执着且逐渐建立默契。开镜前，我跟行一说，摄影机如非必要，不许动。我要镜头非常静；有些镜头非常长，有些非常短。行一在现场经常讲的笑话之一：这是一出不郁的《好郁》！

拍戏的同时，所有人都有另外一份全职的工作，包括我自己。你可以想象“度”期是一个怎么样的噩梦。每一天来帮忙的 PA 都跟前一天来的不一样。大部份时候当监制、制片、策划、联络、副导的也是我，有些重要职位从来没有人做。一个多月下来，我们大致上把剧本拍完，奇迹一样。之后我大病了两场。

病后爬起来我重新写了一个补拍剧本大纲，于是有了性工作者 E 这角色。她是国产的情人，与

³原文刊于游静，《好郁：剧本及评论集》（香港：青文，2002）。

国产有相似，也有对比。陈国产本来就是一名性工作者，但要在她也付钱购买性服务的时候，才凸显角色的层次，也凸显性工作的多元。

最艰难的还要来。我每晚放工回来，一个人坐在计算机前剪片至夜深，三个月后有一个九十分钟长的版本。长是长，但我横看竖看也不满意，不知道欠缺什么。我面对这样的版本整整一年，不知道是否应就此发行，或就此放弃。给好几个我信任的人看，也找不到答案。吾友陈若菲从台湾来玩两天，被我迫看影带，还要彻夜讨论，苦不堪言。但她对这版本很敏感，许多细致的地方都看出来来了。

不久我看到学生洪荣杰的处女作《Invisible People》，觉得剪接不错，问他是否有兴趣剪《好郁》。在这个我最没有自信的阶段，如果不是杰仔伸出援手，《好郁》不会完成。许多个深夜，我们拿着电话筒，一次又一次，讨论每一个动画效果的设计，每一格光影的去与留。

第二个版本一次又一次的修改，我仍有我的顾虑。若菲又来两天，又被我捉来我家，即我的剪接室“上导修”。她看后，当下便打了一个电话，给杨德昌的剪接师陈博文（《牯岭街青少年杀人事件》、《一一》等）。两星期后我飞台北，在陈师傅身边看他表演魔术，用他的方法把我剪的两个版本结合。在师傅剪接室通宵达旦的那四天内，我第一次学习如何透过剧情片式的剪接制造人物的思想感情。我以为我对香港年轻的女同志心态有些发言权，但却是师傅这中年已婚男，把 Zero 及国产一步一步的感情发展深化了。

从葡国费加拿霍斯电影节回里斯本的途中，与巴西文化部的代表 Wanda 同行。她特别来替巴西的独立电影颁奖。得奖的也是首次拍剧情长片的，从前跟我在纽约一起念书的 Karim Anouz。她问到香港资助独立电影的情况，我向她介绍艺发局。听到这是全港唯一资助独立电影的机关，以及它赞助的金额，全小巴的人都很吃惊。没人可以想象一个有如此举世知名电影工业的地方，原来只有这样可怜的资金，支持非主流的制作。我知道，电影是最辛苦的艺术创作形式。在最艰难的地方用最辛苦的形式创作，正如我们的美指知敏的话：简直是自杀！正因为这样，我要再一次感谢在筹备、拍摄、剪接，至发行每一个阶段帮助过我及《好郁》的朋友。我自然是一个倾向绝望的人，但对于创作、对于香港独立电影的日趋多元，我却同时充满希望。



《好郁》工作照，前景为导演（右）及美术指导黄知敏